

批评的智慧与担当

刘艳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批评的智慧与担当

刘艳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的智慧与担当/刘艳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307-12843-9

I.批… II.刘… III.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批评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2315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7.25 字数:256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843-9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追寻学理无止境

——序刘艳新著

陈晓明

刘艳现在可以说得上是厚积薄发，不只是文章一篇接着一篇，书也开始一本接着一本。最近又有一本书稿要出版，希望我能写一段文字。作序实在是不敢当，说点感想也是盛情难却。刘艳这本书的书名是标举她的学术追求，得益于吴俊先生对她的期许。文学批评要做到有“智慧”，又有“担当”，这是谈何容易！也可说是大部分做批评的人想追求的境界，可也只能“心向往之”，实不能至也。刘艳以此自勉，也属可贵！

刘艳近年来十分勤奋用功，她的观点直率，文学观念鲜明，文风清丽畅快，已经迅速成长为活跃的青年批评家。她作为《文学评论》的编辑亦有十几年了，这本传统深厚分量很重的刊物熏陶了她——刘艳多次这样表白过，她也奉《文学评论》为学界的圭臬。这也督导和激发她对文学研究的热情和坚守一种价值标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便时常处于争议之中。我们当然很难真正做到特里林说的“我只谈论最优秀的作品”，但明确批评的责任，不断更新和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却也是文学从业者的基本素养。刘艳一直推崇和强调的“学理性批评”既是《文学评论》六十多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成了她自己从事批评工作奉行的重要原则。“学理性批评”的源起和含义自然不用我赘述，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这种批评方式对于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环境的作用与意义。我们也应该承认，今天中国的文学批评还是论述性的、阐释式的，这并没有什么错。但这使得大家对于文学批评的认

知，很容易停留于其对文学现象的解释作用，这表明了文学批评的从属地位。人们大体只关注文学批评的对象，即文学作品及其所反映的问题而忽视了文学批评本身。所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需要寻找新的出路，需要将自身建设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种观念尽管从 80 年代后期以来就有，但人们真正要形成这种观念也并非易事。固然我们不可能离开文学作品去做文学批评，那会变成理论和概念的空转，或者沦为一己故步自封的僵化观念的脚注。在紧紧把握住文学文本的要义精髓时，如何释放出文学作品富有个性的和创新的活力，则是文学批评最要下功夫处。这样的文学批评，也自成一格了。它再创作了文学作品，赋予了文学作品以新的生命。

“学理性批评”无疑是这一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既赋予批评以学术的尊严，更让批评首先从学理的角度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是摆脱附属地位的重要一步。刘艳关于“学理批评”的基本定义，她认同了青年批评家李遇春的观点，那是自章太炎以来的现代诸多大师创造的批评大法和风格，简要概括，“就是指在研究中实现史实与哲理的交融”。这个要求是很高的，也正因为此，这里的“学理批评”又打上了中国传统的特色和印记。其难度在于要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如果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还有章可循一点，那是黑格尔的方法，以理论/逻辑来带历史，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正反合的逻辑是已经建构好的。但在现代理论的框架中，重新投放进历史，却并非易事。要更加审慎地使用理论框架和历史节点。按遇春君的观点，似乎更像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的现代承袭，也就是历史考据转为现代的梳理历史材料的方法。但理论与历史方法的结合在实际操作中难度更大，因为这里的所谓历史并非只是几个历史节点，而是历史背后的复杂谱系，要在谱系中建立起逻辑和推论关系。做得好的，只有福柯的知识考据学，后来在福柯的知识系谱学影响下出现了新历史主义。其理论经常并非什么条条框框，而是哲学思想意识，有时是弥漫性质的见解要点。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方法从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演化而来，结合了历史学的方法，迄今还是最为正宗的方法，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福柯和新历史一路的

方法，以及理论的方法依然很难进入，或融合其中，引起方法论的革新改良。

刘艳确实是在《文学评论》经受到了那些好文章的熏陶，她确实在用心体验那些有学理的文章，见贤思齐焉。她也试图在自己的研究文章中体现出良好的批评意识，以编辑的敏感和学者的沉稳去把握好这一点。比如她用叙事学理论分析萧红和严歌苓的作品，不仅是对两位作家作品艺术形式方面的单纯阐述，而且是对中国当代文坛一直缺失的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的回归。《呼兰河传》情感之下的结构、视角，《雌性的草地》携带的先锋性、叙事母题，在刘艳笔下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挖掘和审视。文本并不能只是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文本必然有其思想的、哲学的、美学的或者社会历史的内涵。这并不是把文本绝对化、孤立化，只是在聚焦于文本的语言构成这一事实上，把文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物，而对文本的阐释则采取更加开放的方式。刘艳以丰富的学理性语言重新贴近作家，贴近文本，更贴近表象之下的问题和旨趣，刘艳以此走向批评的独立和鲜活。

刘艳的批评有一种倔强，要把握住学理的真谛——并非泛泛之论，而是既合乎历史谱系，又能把握对象的真问题，这需要一股倔强的精神。吴俊教授曾经在分析刘艳的文学评论的特点时指出，刘艳“能够顽强地进入关注度极高的对象话题或领域，进行正面强攻式的批评”，吴俊认为，“如果没有独出机杼的文本细读功夫和掘隐发幽的极致表达能力，这是很难胜任的。从这一点说，刘艳是用老实的笨办法体现出了一个批评家的聪明度”^①。吴俊教授这一见解，算是抓住了这个青年批评家的要点所在。做文学批评，真要达到学理批评的理想境界，可能需要叶燮所说的“才胆识力”，刘艳有这股劲头，通过努力，无疑可以进入到学理批评的境界。

刘艳的可贵在于她极其勤奋，勤奋又在于她对文学批评怀着热情，她不知疲倦地持续关注一个作家，她要研究一个作家，就把这个作家搞透，

^① 吴俊：《批评的智慧与担当——关于刘艳的文学批评》，《长江丛刊》（文学评论）2018年第11期。

把她能涉猎到的资料都找来，尽可能通读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也尽可能多地读相关研究资料。她曾经谈到，她要写赵本夫的《天漏邑》的评论，这本书她读了不下四五遍，直至书都被翻烂为止，她找到感觉，找到了理解的切入点，这才动笔。对于严歌苓、迟子建这二位她最为倾心的作家，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刘艳迅速地对这两位女性作家有了独到的把握。这也是建立在她对作品反复阅读的基础上，有些段落，如她所说，都可背诵。因为下的功夫，因为认真和敬畏，因为勤奋和悟性，她已经是严歌苓及迟子建研究的重要的青年批评家。

刘艳还有着青年批评家难得的沉着稳重，这不只是说她作为一名资深编辑的专业技术或者审稿风格，更是指她在批评文章中表现出的对史料的充分重视，以及对文学现场的冷静把握。在人文学科越来越审慎的今天，文学批评当然不会也无法承担“控制”、“指导”文学创作的任务，批评往何处去？便成为一代乃至几代学人的追问。在对萧红和迟子建的对读中，刘艳以看似简单的“童年经验”勾连起了这两位东北才女的故乡情结，以此作为两位作家作品风格与精神气质的背书，为我们打开了与两位作家实现共情的新的路径。刘艳对“童年经验”的重视，可能投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或许她自己的敏感也得益于她的童年经验，以自身最有内在体验的感受投入到“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可见刘艳做的文学批评确实是有温度，她能设身处地理解作家，知己推人，这才能真正地知人论文。

在对贾平凹的作品进行讨论时，刘艳更是极尽细节铺陈之能事，不厌其烦地向读者证明贾平凹作品中的“古意”与“今情”，不仅体现了极为细致的文本处理能力，也在整体上把握了贾平凹的创作脉络与立意导向。尽管年龄和生活阅历，乃至文学观念都相去甚远，但刘艳作为一个研究者，她可以在历史的和学理的坐标中来品评作家的特点和意义。即使是如贾平凹那样朴拙的散文，她也能体会出其中高妙。如她在文中所说：“贾平凹的散文葆有文言的痕迹，文化气息浓厚，语言情调和审美意蕴都很有古典文学和文化的气息，其散文的语感和其散文在精神气质上都很文人。”刘艳的文学观念还是很宽广的，她能体味到不同的文体、不同的作家、作家不

同的创作的文学品质，并且给予准确的评析。

刘艳的行文技巧与学术态度当然都是认真的，但也要承认的是，她在批评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多少有些过于依赖原文的支撑和作家本人的论述，这当然是对文本的重视和对知人论世学术方法的使用。但正如前文所述，文学批评要实现自足，本身要有自己的文化目标，据此对创作提出各种质疑和读解，对文本进行全新的阐释，给文学实践的历史重新编码，使之成为批评的知识谱系，成为批评重建自身理论话语的无穷资源。在这一点上，刘艳已经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也还有可以成长的空间。

刘艳师出名门，多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刘勇先生门下学习，受过极为专业的学术训练，又在《文学评论》这样优秀、专业的重要期刊担任编辑多年，形成她学术起点高的优势。不过，她也难免受到学院规范和期刊文体的影响，我也很欣喜地看到她很好地将这种影响转化，利用自己深谙批评场域中存在诸多问题的优势，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努力发挥个性的体验和文学趣味。因为始终追寻“学理性批评”，她的文章重视理论建构和学术爬梳，较少长篇大论或晦涩说教，而是充满个人特色的关注方式与批评追求。北村和赵本夫都是极为复杂的作家，他们的《安慰书》和《天漏邑》等作品也都关涉不少宗教、哲学的问题，但刘艳另辟蹊径，在对北村、赵本夫的评论文章中，她抓住了他们作品中的“先锋性”，在充分详细的文本、叙事、虚构等形式分析之中提炼了两位截然不同的作家的叙事特性。这种对文学现场的敏感把握和对个别作家特色的有力捕捉很见功力。这也不难看出，刘艳始终细致入微，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在做“有温度的批评”，理解作家，理解作品，也是理解每一位作家每一部作品的个性。不管如何论争变化，文学终究关乎人文，关乎人类最微妙的情感，关乎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当然，批评文章都各有特色和侧重，但这种捕捉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者说遗漏了作品文本中更为重要的品质和关涉，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在更广阔和重要的维度上阅读和分析作品，也是独立而又有追求的批评活动的应有之义。

通读这本书稿，可以看到吴俊教授对刘艳的期许在很大程度上切合刘

艳的批评追求。吴俊教授目光如炬，他看到了刘艳在批评实践方面的成绩，也看到了她在学术追求方面的理想，从而给予路径的鼓励。当然，“智慧与担当”，既然是应该是当下所有文学从业者的理想，刘艳的追求就永远在路上。刘艳如此钟情于学术，如此勤奋执着，如此沉着，且能做到对文学的谦卑体贴，相信假以时日，她会在文学批评和研究方面做出更好的成绩，那时，她的智性也会穿透一些坚硬的难题，她的担当也会肩着当代文学的重量。

是以为序。

2018年9月24日(戊戌中秋)

目 录

第一章 重识学理性批评的研究方法	(001)
第一节 学理性批评与批评的学理性	(001)
一、我的学理性批评观	(001)
二、何为学理性批评与批评的学理性	(006)
第二节 学理性批评之于当下的价值和意义	
——结合《文学评论》对文学批评文章的刊用标准和风格	
来谈	(018)
一、学院批评、学理性批评的当前语境	(019)
二、史料、材料的支撑和批评学理性的呈现	(022)
三、理论的接地、及地、在地与批评学理性的呈现	(029)
四、文本分析、文本细读与批评学理性的呈现	(034)
第三节 与时代同行的学理性批评	
——以《文学评论》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五年(2013—2017年)来	
的发展	(039)
第二章 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	(045)
第一节 文本细读:回到文学本体	(045)
第二节 固定人物的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	
——以《呼兰河传》小团圆媳妇婆婆形象为例证	(052)
一、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和固定人物有限视角	(053)
二、固定人物的限知视角与限制性叙事	(057)

三、固定人物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里的叙述转换	(065)
第三节 叙事的先锋性与“从雌性出发”的叙事母题	
——对严歌苓《雌性的草地》的深度解读	(070)
一、电影叙述的借用与叙事结构探索	(073)
二、对话语的议论、人物的开放性与小说的虚构性	(080)
三、核心与从属同小说阐释	(088)
四、“从雌性出发”的叙事母题	(091)
第三章 知人论世的批评智慧	(096)
第一节 童年经验与边地人生的女性书写	
——萧红、迟子建创作比照探讨	(098)
一、童年经验·生活原型和题材·细节化叙述	(100)
二、童年经验的重塑和再造	(110)
三、童年经验·先在意向结构·边地人生的女性书写	(117)
第二节 贾平凹的古意、今情与文学“史”观	(123)
一、贾平凹写作的古意与今情	
——以贾平凹几个短篇小说和散文为例	(123)
二、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	
——贾平凹《山本》的文学“史”观	(133)
第四章 在场的学理性批评	(143)
第一节 无法安慰的安慰书	
——从北村〈安慰书〉看先锋文学的转型	(146)
一、文学与现实，先锋文学转型的当下可能性	(149)
二、叙事层次、限制叙事、叙事框架、悬念以及随意赋形的叙事	(153)
三、潜藏于其中的先锋精神	(162)
第二节 诗性虚构与叙事的先锋性	

——从赵本夫《天漏邑》看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	(171)
一、诗性虚构与天漏邑有关的中国故事	(173)
二、中国古典传奇小说文体资源与叙事的先锋性探索	(181)
三、人性书写的丰赡与文学书写的开放性	(187)
第五章 文学批评的反思：做有温度和体贴的文学批评	(194)
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远”和“近”	(196)
第二节 做有温度和体贴的文学批评	
——析毕飞宇的《小说课》	(201)
一、看作家的文学批评如何回到文学本身	(202)
二、有温度的文学批评	(207)
三、体贴的文学批评	(215)
附录：回到文学本体的学理性批评	(224)
陈晓明：她能回到文学本身	
——漫议刘艳的文学评论	(224)
贾平凹：刘艳印象	(232)
吴俊：批评的智慧与担当	
——关于刘艳的文学批评	(234)
李遇春：为学理性批评辩护	
——论刘艳的文学批评	(245)
后记 写在文学批评边上	(257)

第一章

重识学理性批评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学理性批评与批评的学理性

一、我的学理性批评观

我曾经在撰文中专门分析梳理过，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文学批评其实与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是不应该分开，更不应该对立，不仅文学批评是构成文学史的要件，像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就是“翻翻今天的文学史，当年的文学批评大都成了文学史结论”，而且，“文学史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批评，它是史家的批评，是后一步的对作家作品的认识”^①，所有的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文章，其实都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的写作，其实也暗含着写作者、治文学史的人的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观，写作者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吸纳、化用，对于学科前沿的把握和观瞻，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取舍，包括哪些详述？哪些略述？不仅与文学史著作的体例有关，还与作者的写作立场和文学偏好有关，其实也就是其所持有和暗蕴的一种批评观。在晚近阶段的当代文学史写史高潮中，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孟繁华与程光炜合

^① 程光炜：《作家与批评家》，《小说九家》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8、232页。

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有名的文学史著作当中，所作对当代文学史图景重构的努力，其实都暗蕴一种文学批评观的不断调整和发展。

除了这种与现代文学断代的文学史写作类型，当代文学史写作还包括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关于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的专著，据统计有几十种之多，而其中较有影响的，比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何西来的《新时期文学思潮论》、宋耀良的《十年文学主潮》、陈剑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陆贵山主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张清华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等等。“文学思潮研究的优势，在于可以突破一般的作家作品论，由点及面，将文学发展的脉络梳理出来，从而寻找出文学的一些共性和规律。”^①其实，文学思潮的研究，要比单纯的断代史类型的当代文学史，更加体现写作者的文学批评观。

狭义的文学批评，包括作家论、作品论、文学现象和问题研究的文章等，尤其指征作家作品的评论。现在，往往把关注文学现场、做即时性批评的人，称为“评论家”“文学评论家”“批评家”和“青年批评家”。其实，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评论者，都是广义上的文学批评者。像一直被中国文学研究界视为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学专业学术刊物《文学评论》，1957年3月12日创刊，刊名《文学研究》，为季刊。1959年2月，《文学研究》改为双月刊，刊名《文学评论》。从这一更名，也可以看出刊物是从“文学研究”向“文学评论”的重心转移，似乎也在说明自创刊伊始，刊物已经在以广义的“文学评论”来涵盖“文学研究”了。所以说，各种不同选题的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文章，其实都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学批评。

所有做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文学批评者，慢慢都会形成自己的批评观。在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当中，文学批评者的批评立场、文学偏好、旨趣选择，等等，都会慢慢养成，最终或显或隐地形成自己的文学批评观。

① 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我们当前的学院批评，固然存在不少问题，许多文学批评文章被写成了“项目体”“C刊体”和“学报体”，让人提不起阅读的兴味，而且常常洋洋洒洒数千言乃至逾万字，却在空套一些理论和做着远离文学本身、远离文学本体的批评。而在媒介批评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各种捧场批评、印象批评和读后感批评又充塞了我们的耳目。至于过于偏激的“剜烂苹果”、酷评甚至骂评，一味地追求与众不同的批评语辞，这样的“锐批评”是行之不远的。即便一时翩若惊鸿、给批评者带来很大的盛名，最终也会被大浪淘尽徒剩砂砾，反而会因为时过境迁而令这种批评样式丧失合理性。文学批评的现状，的确要求我们敢于对一段时间以来和当下文学批评时弊及沉痾已久的症结发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者的文学批评观，对于文学批评现状和批评实践来说很重要。

我和众多的文学研究者、批评者一样，并不是先有了一种文学批评观，才做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观是在一点一滴的批评实践当中，慢慢形成的。而我又比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具备了一种身份上的复杂性——在文学专业领域内，我其实是一身二任，既是文学批评的编辑，又是学者、文学批评者。这种身份上的复杂性，就导致我的批评观不仅来自我的文学批评实践，还来自我实际的编辑工作。我自己都能深深体会到，自己所受到的这种来自《文学评论》耳濡目染的潜在和深刻影响。“作为编辑，她承续了《文学评论》的一种编辑传统——职业编辑而为专业学者；作为批评家，她也传扬了《文学评论》的一种专业精神——她的文学批评成就保障并提升了职业编辑的专业素养和地位。”^①我其实不敢以之自得，而是从中揣摩我既为编辑又为学者、批评者，对于我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所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断从中汲取营养。

一个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者，持何样的批评观，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批评观可以随着批评实践不断发展变化，增益其所不能，但却不能一开

^① 吴俊：《批评的智慧与担当——关于刘艳的文学批评》，《长江丛刊》（文学评论）2018年第11期。

始做文学批评的路子就是歪的，走歪走偏的批评观，是很难正过来的。批评观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似乎要从批评观其实是文学批评的精神内核，要从批评旨趣、批评立场等方面的综合效应来看。而应该持什么样的批评观，也常常被批评的刊物和大家私下里在讨论着。《南方文坛》的常设栏目“今日批评家”，其中所包含的卷首语就是“我的批评观”。其实是一直到奉命为《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写作“我的批评观”，我才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我的批评观”，起初我很认真地竟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说来也巧，2018年2月7日，恰逢《文学评论》老干部年终座谈会，正听王信先生、陈骏涛先生等前辈们，说到《文学评论》应该保持她一以贯之的学理性特色的时候，燕玲主编的微信飘然而至，一语点醒我，“我的批评观”是卷首语啊，1400字以内……心里抱歉之余，也感慨，这一时的糊涂，莫不是因了我对于“学理性批评”，真的有很多话要说？

近年来，我似乎给大家留下了“一直在执着地为学理性批评作辩护”的印象，而且有幸能够得到来自学者的肯定和评价：“她不仅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忠实地践行着自己的学理性批评诺言，而且还从文学批评理论上建构着学理性批评形态。”有时候，也会被这样介绍：她一直在呼吁一种“学理性”批评……这里面，是鼓励？是肯定？抑或还别有意昧？实也未可知。但其实，学理性批评与批评的学理性，是我从《文学评论》这里偷师来的。学理性批评，其实是《文学评论》“六十年一甲子”以来一直在力倡和践行的批评的标准，“石韞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文学评论》的山晖川媚，皆因学理性使然。

究竟什么是学理性批评？我的理解，直接就得自于《文学评论》的熏陶。而有学者（李遇春）已经将“学理性”追溯到了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先生那里，认为自章太炎以来：“如果我们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同样也是学理性批评奠定的学术基业。如今依旧为人津津乐道的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朱光潜之类的民国大师级学者，他们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尽管风格各异、路数有别，但学

理性却是其一致的精神标杆。”^①而所谓“学理交胜”，就是指在研究中实现史实与哲理的交融。

何为“学理性批评”？我曾打比方，像《文学评论》所刊发的好的批评文章，哪怕过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几年，你依然会觉得它好。如果是当初读过，你现在依然记得这个文章的好，仿佛一位旧人，呼之欲出，抑或让你念念不忘。如果以前没有读过，旧文新读，你读来依然觉得是好文章，依然会从中有所得、对自己当下的研究和评论仍然有所启发……至少，你会发现这篇旧文在当时可以代表一种研究的最好水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一种史料的价值……这样的文学批评文章，是能够经历住时间考验的。

近年来，学理性批评，似乎一直被大家有意无意地误读和曲解着。很多人把学院批评和学理性批评混为一谈。搞评论的人，尤其学院中人，为何对学理性批评似最为不满呢？学理性批评之费时、费力和需要较为深厚的学养积累，不如媒介批评来得好写和更容易让评论者星光熠熠，似是原因之一。学理性批评就一定“佶屈聱牙”“读之无味”吗？当然不是。好的学理性批评，除了引人深思之外，其实也可以是美文，像张学昕的《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郜元宝的《上海令高邮疯狂——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等，学理性之外，也因其散文和近乎美文的笔调，打动人心。

2005年我博士毕业，工作在文学所，在《文学评论》当代组工作迄今，十三四年已然过去……白驹过隙，感慨良多。曾经不事写文、寂寂多年，也只是近三四年才开始勉力写作，实在还只是一个初习文学批评的写作者。《文学评论》培养了我的批评观、批评的路数，也让我形成了学理性批评与批评的学理性的相关想法与一点点心得；而能够在本职工作当中，就可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学习到所有不同选题类型的学理性批评的优点，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厚待。今后，希望可以把学者和评论者的路子，走得稳当和扎实一点。

^① 李遇春：《为学理性批评辩护——论刘艳的文学批评》，《长江丛刊》（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